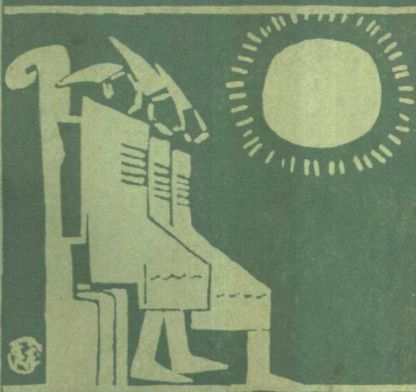


《呐喊》《彷徨》 艺术特色探索

呐喊
《彷徨》

呐喊 彷徨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邵伯周 著

责任编辑：杨 蕾

封面设计：曹辉禄

《呐喊》《彷徨》艺术特色探索

邵伯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625插页4 字数129千

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110册

书号：10118·550

定价：0.59元

一 前言

五四时期，鲁迅以自己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以后的几年中，鲁迅除继续在教育部任职外，又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写作杂文进行战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继续进行创作。到一九二五年，共写了先后收集在《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说（此外还有《补天》等几篇以“神话、传说和史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就数量来说，不算多。但它的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性，不但在当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读者愈来愈多，评论家们对它的兴趣也愈来愈浓厚。方璧（茅盾）的《鲁迅论》是最早的一篇论述前期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的论文，其中着重对《呐喊》《彷徨》作了评述。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批判”是一个意义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词眼。“四人帮”所搞的什么“大批判”的“批判”，就等于彻底否定和打倒。这里的“批判”只是“评论”的意思），是最早的一本比较系统研究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专著，其中也着重从艺术方面论述了《呐喊》和《彷徨》。虽然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但有许多论断是不很正确、甚至可说是

很错误的。应该说这是评论工作中的正常现象。

鲁迅逝世以后，评论界对鲁迅及其著作的研究就愈来愈多了。从一九三七年到全国解放前夕，就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王士菁的《鲁迅传》，是我国学者写的最早的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或是按生平经历，或是从横的方面，论述了鲁迅的思想；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是研究鲁迅小说的，路沙编的《论〈阿Q正传〉》是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集；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是最早的一本研究鲁迅杂文的著作；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共二辑）收入了一些研究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论文。这些著作是鲁迅研究工作的最初的一批成果，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研究工作更得到普遍的重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是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个新高潮，出现不少研究成果，如刘泮溪等的《鲁迅研究》，就是一本全面研究鲁迅的著作，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如书名所标志的，是专门研究鲁迅杂文的艺术性的。但就《呐喊》、《彷徨》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都偏重在思想内容方面，如李桑牧的《鲁迅小说论集》、《心灵的历程》。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对《呐喊》、《彷徨》艺术性、艺术特色的研究，全国各报刊上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对这两个集子的艺术性方面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除了朱彤的《鲁迅创作的艺术技巧》外，也还不多。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破坏。鲁迅研究工作也是这样。他们在文艺界打出了“罢黜百家，独尊鲁迅”的旗号，干着歪曲鲁迅、利用鲁迅，把鲁迅当作“大棒”来整人，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如今，“四人帮”已被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和极“左”路线已经和正在被彻

底清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发出了真理的光辉。鲁迅研究工作的障碍被清除了，人们从而有可能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重新认识鲁迅、研究鲁迅和学习鲁迅了。

《呐喊》《彷徨》这两本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无论是其中的各个单篇还是从整体来看，都已经大量的分析、评论和研究，有不少新颖的见解和成果。即使如此，对这两个集子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特别是艺术特色作进一步的探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互相依赖、有机地统一着的。没有内容，形式就无从存在；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别林斯基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①鲁迅也指出：“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②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既是不可分割的，但也不是机械地并列的，而是有主从之分的。一定的形式总是适应一定的内容而产生的，并为一定的内容服务。所以内容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形式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因素。一种完美的形式有利于充分表现内容，增强作品的感染力量，而粗糙的、拙劣的、陈陈相因的形式，则会严重影响内容的表达，极大地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并且，相同的或相类似的题材，还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因此，杰出的作家们总是非常重视提高艺术技巧的修养，力求创造出新颖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

艺术技巧、艺术形式是从属于内容、为表现内容服务的，但又是可以专门单独加以研究的。茅盾在谈到艺术技巧问题时曾经

指出：艺术技巧问题“不能同作者的人生观的深度和他的生活经验的广度割裂开来求得解决”的，但又是可以单独加以研究的。他说：“古典文学的大师们以及现代的杰出作家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艺术地表现生活真实的光辉范例，这些范例所包含的艺术经验，形成了艺术技巧的一些惯用的原则；研究这些原则，并进而掌握这些原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⑤其实，不仅是艺术技巧，整个艺术形式问题也是这样。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为自己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共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因此，各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有各民族独特的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风格。这种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又是发展的。社会生活发展了，必然促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变化，同时也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运用新的技巧、创造的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因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新形式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出现的。

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处在陵夷衰蔽之际，往往神经衰弱过敏，对外国事物总是抱推拒、逃避态度，不敢加以接受；相反，当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富有生命力的时候，就能主动地、满怀信心地实行“拿来主义”，毫无顾虑地汲取外国文化、文学艺术中的优良成分，作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学艺术的借鉴和营养。

一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在探求、创造新形式的时候，是既善于批判地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又善于借鉴外国的东西。鲁迅在谈到如何创造革命的木刻艺术时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

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④鲁迅的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木刻艺术，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诗、短篇小说、话剧剧本等等，都是更多地借鉴、汲取了欧美各国文学的技巧和形式创造出来的新形式。《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鲁迅在一次通信中说：一个作家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的修养，“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他自己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⑤的确，《呐喊》、《彷徨》中的作品，更多地借鉴、汲取了外国文学的技巧和形式，但并没有和自己的民族传统割断联系。

为了表现新的内容，鲁迅汲取了外国文学的优良成分，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创造了短篇小说的许多新形式。早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呐喊》《彷徨》出版不久，茅盾就指出：“在中国的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⑥其实，不只是《呐喊》，《彷徨》也何尝不是这样。

鲁迅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曾说过：

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⑦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文，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⑧

鲁迅这里说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本书的写作，力求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联系时代背景，鲁迅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呐喊》《彷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

文艺思想，并“顾及全篇”，着重对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方法、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风格等各方面，作一比较系统的探索。错误、甚至是“说梦”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

【 注 】

- ① 《论柯尔卓夫的生活与创作》，《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47页。
- ②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 ③ 《鼓吹集·关于艺术技巧》。
- ④ 《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 ⑤ 《鲁迅书信集·致董永舒 1933.8.13》。
- ⑥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九十一期，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
- ⑦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 ⑧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目 录

一、前言	1
二、从热情“呐喊”到上下“求索”	7
——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时代背景、 生活基础和思想准备	
三、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25
——《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成就	
四、从生活素材到艺术真实	51
——《呐喊》《彷徨》的典型化手法	
五、“现身纸上，声态并作”	68
——《呐喊》《彷徨》中的个性刻画	
六、多样的形式，精湛的技巧	85
——《呐喊》《彷徨》的体裁和结构特色	
七、情景交融，寓意深刻	102
——《呐喊》《彷徨》中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八、简练·确切·形象和个性化	117
——《呐喊》《彷徨》的语言艺术	

九、“志隱而味深”，“慮周而藻密”.....142

——《吶喊》《彷徨》的艺术风格

十、不朽的丰碑.....159

——《吶喊》《彷徨》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 前言

五四时期，鲁迅以自己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以后的几年中，鲁迅除继续在教育部任职外，又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写作杂文进行战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继续进行创作。到一九二五年，共写了先后收集在《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说（此外还有《补天》等几篇以“神话、传说和史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就数量来说，不算多。但它的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性，不但在当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读者愈来愈多，评论家们对它的兴趣也愈来愈浓厚。方璧（茅盾）的《鲁迅论》是最早的一篇论述前期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的论文，其中着重对《呐喊》《彷徨》作了评述。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批判”是一个意义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词眼。“四人帮”所搞的什么“大批判”的“批判”，就等于彻底否定和打倒。这里的“批判”只是“评论”的意思），是最早的一本比较系统研究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专著，其中也着重从艺术方面论述了《呐喊》和《彷徨》。虽然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但有许多论断是不很正确、甚至可说是

很错误的。应该说这是评论工作中的正常现象。

鲁迅逝世以后，评论界对鲁迅及其著作的研究就愈来愈多了。从一九三七年到全国解放前夕，就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王士菁的《鲁迅传》，是我国学者写的最早的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或是按生平经历，或是从横的方面，论述了鲁迅的思想；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是研究鲁迅小说的，路沙编的《论〈阿Q正传〉》是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集；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是最早的一本研究鲁迅杂文的著作；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共二辑）收入了一些研究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论文。这些著作是鲁迅研究工作的最初的一批成果，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研究工作更得到普遍的重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是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个新高潮，出现不少研究成果，如刘泮溪等的《鲁迅研究》，就是一本全面研究鲁迅的著作，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如书名所标志的，是专门研究鲁迅杂文的艺术性的。但就《呐喊》、《彷徨》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都偏重在思想内容方面，如李桑牧的《鲁迅小说论集》、《心灵的历程》。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对《呐喊》、《彷徨》艺术性、艺术特色的研究，全国各报刊上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对这两个集子的艺术性方面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除了朱彤的《鲁迅创作的艺术技巧》外，也还不多。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破坏。鲁迅研究工作也是这样。他们在文艺界打出了“罢黜百家，独尊鲁迅”的旗号，干着歪曲鲁迅、利用鲁迅，把鲁迅当作“大棒”来整人，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如今，“四人帮”已被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和极“左”路线已经和正在被彻

底清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发出了真理的光辉。鲁迅研究工作的障碍被清除了，人们从而有可能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重新认识鲁迅、研究鲁迅和学习鲁迅了。

《呐喊》《彷徨》这两本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无论是其中的各个单篇还是从整体来看，都已经大量的分析、评论和研究，有不少新颖的见解和成果。即使如此，对这两个集子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特别是艺术特色作进一步的探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互相依赖、有机地统一着的。没有内容，形式就无从存在；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别林斯基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①鲁迅也指出：“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②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既是不可分割的，但也不是机械地并列的，而是有主从之分的。一定的形式总是适应一定的内容而产生的，并为一定的内容服务。所以内容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形式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因素。一种完美的形式有利于充分表现内容，增强作品的感染力量，而粗糙的、拙劣的、陈陈相因的形式，则会严重影响内容的表达，极大地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并且，相同的或相类似的题材，还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因此，杰出的作家们总是非常重视提高艺术技巧的修养，力求创造出新颖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容。

艺术技巧、艺术形式是从属于内容、为表现内容服务的，但又是可以专门单独加以研究的。茅盾在谈到艺术技巧问题时曾经

指出：艺术技巧问题-“不能同作者的人生观的深度和他的生活经验的广度割裂开来求得解决”的，但又是可以单独加以研究的。他说：“古典文学的大师们以及现代的杰出作家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艺术地表现生活真实的光辉范例，这些范例所包含的艺术经验，形成了艺术技巧的一些惯用的原则；研究这些原则，并进而掌握这些原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③其实，不仅是艺术技巧，整个艺术形式问题也是这样。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为自己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共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因此，各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有各民族独特的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风格。这种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又是发展的。社会生活发展了，必然促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变化，同时也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运用新的技巧、创造的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因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新形式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出现的。

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处在陵夷衰蔽之际，往往神经衰弱过敏，对外国事物总是抱推拒、逃避态度，不敢加以接受；相反，当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富有生命力的时候，就能主动地、满怀信心地实行“拿来主义”，毫无顾虑地汲取外国文化、文学艺术中的优良成分，作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学艺术的借鉴和营养。

一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在探求、创造新形式的时候，是既善于批判地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又善于借鉴外国的东西。鲁迅在谈到如何创造革命的木刻艺术时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

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④鲁迅的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木刻艺术，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诗、短篇小说、话剧剧本等等，都是更多地借鉴、汲取了欧美各国文学的技巧和形式创造出来的新形式。《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鲁迅在一次通信中说：一个作家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的修养，“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他自己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⑤的确，《呐喊》、《彷徨》中的作品，更多地借鉴、汲取了外国文学的技巧和形式，但并没有和自己的民族传统割断联系。

为了表现新的内容，鲁迅汲取了外国文学的优良成分，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创造了短篇小说的许多新形式。早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呐喊》《彷徨》出版不久，茅盾就指出：“在中国的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⑥其实，不只是《呐喊》，《彷徨》也何尝不是这样。

鲁迅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曾说过：

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⑦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文，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⑧

鲁迅这里说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本书的写作，力求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联系时代背景，鲁迅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呐喊》《彷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

文艺思想,并“顾及全篇”,着重对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方法、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风格等各方面,作一比较系统的探索。错误、甚至是“说梦”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

【注】

- ①《论柯尔卓夫的生活与创作》,《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47页。
- ②《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 ③《鼓吹集·关于艺术技巧》。
- ④《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 ⑤《鲁迅书信集·致董永舒1933.8.13》。
- ⑥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九十一期,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
- ⑦《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 ⑧《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二 从热情“呐喊”到上下“求索”

——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时代背景、 生活基础和思想准备

《呐喊》《彷徨》两本短篇小说集，是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宝库中，独放异采，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呐喊》《彷徨》所取得的成就，与时代潮流和鲁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同时又是他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是他杰出的艺术才华的结晶。因此，在开始对这两部作品作具体的探索之前，先对鲁迅的时代、他创作这两部小说时的生活基础和社会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作一些分析，就是很必要的了。

一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频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日益痛苦。就在这个历史背景里，鲁迅于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周家。周家原系封建士大夫家庭，太平天国时遭受兵燹，开始没落。鲁迅诞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父亲周凤仪是一个秀才，闲居在家，母亲鲁瑞是安桥头举人鲁晴轩的女儿，有一定的文化。“家里还有四五十